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
第十一回 遊地府太宗還魂 進瓜果劉全續配

詩曰：百歲光陰似水流，一生事業等浮漚。

昨朝面上桃花色，今日頭邊雪片浮。
白蟻陣殘方是幻，子規聲切早回頭。
古來陰鷲能延壽，善不求憐天自周。

卻說太宗渺渺茫茫，魂靈逕出五鳳樓前，只見那御林軍馬，請大駕出朝採獵。太宗忻然從之，縹渺而去。行了多時，人馬俱無。獨自一個，散步荒郊草野之間。正驚惶難尋道路，只見那一邊，有一人高聲大叫道：「大唐皇帝，往這裡來，往這裡來。」太宗聞言，擡頭觀看，只見那人：

頭頂烏紗，腰圍犀角。頭頂烏紗飄軟帶，腰圍犀角顯金廂。手擎牙笏凝祥靄，身著羅袍隱瑞光。腳踏一雙粉底靴，登雲促霧；懷揣一本生死簿，注定存亡。鬢髮蓬鬆飄耳上，鬚鬚飛舞繞腮旁。昔日曾為唐國相，如今掌案侍閻王。

太宗行到那邊，只見他跪拜路旁，口稱：「陛下，赦臣失誤遠迎之罪。」太宗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因甚事前來接拜？」那人道：「微臣半月前在森羅殿上，見涇河鬼龍告陛下許救反誅之故，第一殿秦廣大王即差鬼使催請陛下，要三曹對案。臣已知之，故來此間候接。不期今日來遲，望乞恕罪，恕罪。」太宗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是何官職？」那人道：「微臣存日，在陽曹侍先君駕前，為茲州令，後拜禮部侍郎，姓崔名珏。今在陰司，得受酆都掌案判官。」太宗大喜，即近前，御手忙攙道：「先生遠勞。朕駕前魏徵有書一封，正寄與先生，卻好相遇。」判官謝恩，問書在何處。太宗即向袖中取出遞與。崔珏拜接了，拆封而看。其書曰：

辱受弟魏徵頓首書拜大都案契兄崔老先生臺下：憶昔交遊，音容如在。倏爾數載，不聞清教。常只是遇節令，設蔬品奉祭，未卜享否？又承不棄，夢中臨示，始知我兄長大人高遷。奈何陰陽兩隔，天各一方，不能面覲。今因我太宗文皇帝倏然而故，料是對案三曹，必然得與兄長相會。萬祈俯念生日交情，方便一二，放我陛下回陽，殊為愛也。容再修謝。不盡。

那判官看了書，滿心歡喜道：「魏人曹前日夢斬老龍一事，臣已早知，甚是誇獎不盡。又蒙他早晚看顧臣的子孫，今日既有書來，陛下寬心，微臣管送陛下還陽，重登玉闕。」太宗稱謝了。

二人正說間，只見那邊有一對青衣童子執幢幡、寶蓋，高叫道：「閻王有請，有請。」太宗遂與崔判官並二童子舉步前進。忽見一座城，城門上掛著一面大牌，上寫著「幽冥地府鬼門關」七個大金字。那青衣將幢幡搖動，引太宗逕入城中，順街而走。只見那街傍邊有先主李淵、先兄建成、故弟元吉，上前道：「世民來了，世民來了。」那建成、元吉就來揪打索命。太宗躲閃不及，被他扯住。幸有崔判官喚一青面獠牙鬼使，喝退了建成、元吉，太宗方得脫身而去。行不數里，見一座碧瓦樓臺，真個壯麗。但見：

飄飄萬疊彩霞堆，隱隱千條紅霧現。
耿耿簷飛怪獸頭，輝輝五疊鴛鴦片。
門鑽幾路赤金釘，檻設一橫白玉段。
幽牖近光放曉煙，簾櫳幌亮穿紅電。
樓臺高聳接青霄，廊廡平排連寶院。
獸鼎香雲襲御衣，絳紗燈火明宮扇。
左邊猛烈擺牛頭，右下崢嶸羅馬面。
接亡送鬼轉金牌，引魄招魂垂素練。
喚作陰司總會門，下方閻老森羅殿。

太宗正在外面觀看，只見那壁廂環珮叮嚀，仙香奇異，外有兩對提燭，後面卻是□代閻王降階而至，是那□代閻君：秦廣王、初江王、宋帝王、卞官王、閻羅王、平等王、泰山王、都市王、卞城王、轉輪王。□王出在森羅寶殿，控背躬身，迎迓太宗。太宗謙下，不敢前行。□王道：「陛下是陽間人王，我等是陰間鬼王，分所當然，何須過讓？」太宗道：「朕得罪麾下，豈敢論陰陽人鬼之道？」遜之不已。太宗前行，逕入森羅殿上，與□王禮畢，分賓主坐定。

約有片時，秦廣王拱手而進言曰：「涇河鬼龍告陛下許救而反殺之，何也？」太宗道：「朕曾夜夢老龍求救，實是允他無事。不期他犯罪當刑，該我那人曹官魏徵處斬。朕宣魏徵在殿著棋，不知他一夢而斬。這是那人曹官出沒神機，又是那龍王犯罪當死，豈是朕之過也？」□王聞言，伏禮道：「自那龍未生之前，南斗星死簿上已註定該遭殺於人曹之手，我等早已知之。但只是他在此折辨，定要陛下來此，三曹對案。是我等將他送入輪藏，轉生去了。今又有勞陛下降臨，望乞恕我催促之罪。」言畢，命掌生死簿判官急取簿子來，看陛下陽壽天祿該有幾何。崔判官急轉司房，將天下萬國國王天祿總簿，先逐一檢閱，只見南瞻部洲大唐太宗皇帝註定貞觀一□三年。崔判官吃了一驚，急取濃墨大筆，將「一」字上添了兩畫，卻將簿子呈上。□王從頭一看，見太宗名下註定三□三年，閻王驚問：「陛下登基多少年了？」太宗道：「朕即位，今一□三年了。」閻王道：「陛下寬心勿慮，還有二□年陽壽。此一來已是對案明白，請返本還陽。」太宗聞言，躬身稱謝。□閻王差崔判官、朱太尉二人，送太宗還魂。太宗出森羅殿，又起手問□王道：「朕宮中老少安否如何？」□王道：「俱安，但恐御妹壽似不永。」太宗又再拜啟謝：「朕回陽世，無物可酬謝，惟答瓜果而已。」□王喜曰：「我處頗有東瓜、西瓜，只少南瓜。」太宗道：「朕回去即送來，即送來。」從此遂相揖而別。

那太尉執一首引魂旛，在前引路。崔判官隨後保著太宗，逕出幽司。太宗舉目而看，不是舊路，問判官曰：「此路差矣？」判官道：「不差。陰司裡是這般，有去路，無來路。如今送陛下自轉輪藏出身，一則請陛下遊觀地府，一則教陛下轉托超生。」太宗只得隨他兩個引路前來。

逕行數里，忽見一座高山，陰雲垂地，黑霧迷空。太宗道：「崔先生，那廂是甚麼山？」判官道：「乃幽冥背陰山。」太宗悚懼道：「朕如何去得？」判官道：「陛下寬心，有臣等引領。」太宗戰戰兢兢，相隨二人，上得山岩，擡頭觀看，只見：

形多凸凹，勢更崎嶇。峻如蜀嶺，高似廬巖。非陽世之名山，實陰司之險地。荊棘叢藏鬼怪，石崖磷磷隱邪魔。耳畔不聞獸鳥噪，眼前惟見鬼妖行。陰風颯颯，黑霧漫漫。陰風颯颯，是神兵口內噴來煙；黑霧漫漫，是鬼祟暗中噴出氣。一望高低無景色，相看左右盡猖亡。那裡山也有，峰也有，嶺也有，洞也有，澗也有；只是山不生草，峰不插天，嶺不行客，洞不納雲，澗不流水。岸前皆魍魎，嶺下盡神魔，洞中收野鬼，澗底隱邪魂。山前山後，牛頭馬面亂喧呼；半掩半藏，餓鬼窮魂時對泣。催命的判官，急急忙傳信票；追魂的太尉，吆吆喝喝趨公文。急腳子，旋風滾滾；勾司人，黑霧紛紛。

太宗全靠著那判官保護，過了陰山。

前進又歷了許多衙門，一處處俱是悲聲振耳，惡怪驚心。太宗又道：「此是何處？」判官道：「此是陰山背後一□八層地獄。」太宗道：「是那□八層？」判官道：「你聽我說：

吊筋獄、幽枉獄、火坑獄，寂寂寥寥，煩煩惱惱，盡皆是生前作下千般業，死後通來受罪名。酆都獄、拔舌獄、剝皮獄，哭哭啼啼，悽悽慘慘，只因不忠不孝傷天理，佛口蛇心墮此門。磨捱獄、碓搗獄、車崩獄，皮開肉綻，抹嘴咨牙，乃是瞞心昧己不公道，巧語花言暗損人。寒冰獄、脫殼獄、抽腸獄，垢面蓬頭，愁眉皺眼，都是大小秤欺痴蠢，致使災屯累自身。油鍋獄、黑暗獄、刀山獄，戰戰兢兢，悲悲切切，皆因強暴欺良善，藏頭縮頸苦伶仃。血池獄、阿鼻獄、秤杆獄，脫皮露骨，折臂斷筋，也只为謀財害命，宰畜屠生，墮落千年難解釋，沉淪永世不翻身。一個個緊縛牢拴，繩纏索綁。差些赤髮鬼、黑臉鬼，長槍短劍；牛頭

鬼、馬面鬼，鐵簡銅鎚；只打得皺眉苦面血淋淋，叫地叫天無救應。正是：

人生卻莫把心欺，神鬼昭彰放過誰？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」

太宗聽說，心中驚慘。

進前又走不多時，見一夥鬼卒各執幢幡，路傍跪下道：「橋梁使者來接。」判官喝令起去，上前引著太宗，從金橋而過。太宗又見那一邊有一座銀橋，橋上幾個忠孝賢良之輩，公平正大之人，亦有幢幡接引；那壁廂又有一橋，寒風滾滾，血浪滔滔，號泣之聲不絕。太宗問道：「那座橋是何名色？」判官道：「陛下，那叫做奈河橋。若到陽間，切須傳記。那橋下都是些：

奔流浩浩之水，險峻窄窄之路。儼如正練搭長江，卻似火坑浮上界。陰氣逼人寒透骨，腥風撲鼻味鑽心。波翻浪滾，往來並沒渡人船；赤腳蓬頭，出入盡皆作業鬼。橋長數里，闊只三畝，高有百尺，深卻千重。上無扶手欄杆，下有搶人惡怪。枷杻纏身，打上奈河險路。你看那橋邊神將甚兇頑，河內孽魂真苦惱。枒杈樹上，掛的是青紅黃紫色絲衣；壁斗崖前，蹲的是毀罵公婆淫潑婦。銅蛇鐵狗任爭餐，永墮奈河無出路。」

詩曰：

時聞鬼哭與神號，血水渾波萬丈高。

無數牛頭並馬面，猙獰把守奈河橋。

正說間，那幾個橋梁使者早已回去了。太宗心又驚惶，點頭暗嘆，默默悲傷。相隨著判官、太尉，早過了奈河惡水，血盆苦界。前又到枉死城，只聽哄哄人嚷，分明說：「李世民來了，李世民來了。」太宗聽叫，心驚膽戰。見一夥拖腰折臂、有足無頭的鬼魅，上前攔住；都叫道：「還我命來！還我命來！」慌得那太宗藏藏躲躲，只叫：「崔先生救我！崔先生救我！」判官道：「陛下，那些人都是那六□四處煙塵、七□二處草寇眾王子、眾頭目的鬼魂，盡是枉死的冤業，無收無管，不得超生，又無錢鈔盤纏，都是孤寒餓鬼。陛下得些錢鈔與他，我才救得哩。」太宗道：「寡人空身到此，卻那裡得有錢鈔？」判官道：「陛下，陽間有一人，金銀若干，在我這陰司裡寄放。陛下可出名立一約，小判可作保，且借他一庫，給散這些餓鬼，方得過去。」太宗問曰：「此人是誰？」判官道：「他是河南開封府人氏，姓相名良，他有□三庫金銀在此。陛下若借用過他的，到陽間還他便了。」太宗甚喜，情願出名借用。遂立了文書與判官，借他金銀一庫，著太尉盡行給散。判官復吩咐道：「這些金銀，汝等可均分用度，放你大唐爺爺過去，他的陽壽還早哩。我領了□王鈞語，送他還魂，教他到陽間做一個水陸大會，度汝等超生，再休生事。」眾鬼聞言，得了金銀，俱唯唯而退。判官令太尉搖動引魂幡，領太宗出離了枉死城中，奔上平陽大路，飄飄蕩蕩而去。

前進多時，卻來到六道輪迴之所。又見那騰雲的，身披霞帔；受籙的，腰掛金魚。僧尼道俗，走獸飛禽，魑魅魍魎，滔滔都奔走那輪迴之下，各進其道。唐王問曰：「此意何如？」判官道：「陛下明心見性，是必記了，傳與陽間人知。這喚做六道輪迴：那行善的，昇化仙道；盡忠的，超生貴道；行孝的，再生福道；公平的，還生人道；積德的，轉生富道；惡毒的，沉淪鬼道。」唐王聽說，點頭嘆曰：

善哉真善哉，作善果無災。

善心常切切，善道大開開。

莫教興惡念，是必少刁乖。

休言不報應，神鬼有安排。」

判官送唐王直至那超生貴道門，拜呼唐王道：「陛下啊，此間乃出頭之處，小判告回，著朱太尉再送一程。」唐王謝道：「有勞先生遠步。」判官道：「陛下到陽間，千萬做個水陸大會，超度那無主的冤魂，切勿忘了。若是陰司裡無報怨之聲，陽世間方得享太平之慶。凡百不善之處，俱可一一改過。普諭世人為善，管教你後代綿長，江山永固。」

唐王一一准奏，辭了崔判官，隨著朱太尉，同入門來。那太尉見門裡有一匹海驢馬，鞍轡齊備，急請唐王上馬，太尉左右扶持。馬行如箭，早到了渭水河邊。只見那水面上有一對金色鯉魚，在河裡翻波跳門。唐王見了心喜，兜馬貪看不捨。太尉道：「陛下，趨動些，趁早趕時辰進城去也。」那唐王只管貪看，不肯前行。被太尉撮著腳，高呼道：「還不走，等甚？」撲的一聲，望那渭河推下馬去。卻就脫了陰司，逕回陽世。

卻說那唐朝駕下有徐茂公、秦叔寶、胡敬德、段志玄、馬三寶、程咬金、高士廉、李世勣、房玄齡、杜如晦、蕭瑀、傅奕、張道源、張士衡、王珪等兩班文武，俱保著那東宮太子與皇后、嬪妃、宮娥、侍長，都在那白虎殿上舉哀。一壁廂議傳哀詔，要曉諭天下，欲扶太子登基。時有魏徵在傍道：「列位且住，不可，不可。假若驚動州縣，恐生不測。且再按候一日，我主必還魂也。」下邊閃上許敬道：「魏丞相言之甚謬。自古云：『潑水難收，人逝不返。』你怎麼還說這等虛言，惑亂人心，是何道理？」魏徵道：「不瞞許先生說，下官自幼得授仙術，推算最明，管取陛下不死。」

正講處，只聽得棺中連聲大叫道：「滄殺我耶！滄殺我耶！」唬得個文官武將心慌，皇后嬪妃膽戰。一個個：

面如秋後黃桑葉，腰似春前嫩柳條。儲君腳軟，難扶喪杖盡哀儀；侍長魂飛，怎戴梁冠遵孝禮。嬪妃打跌，綵女欹斜。嬪妃打跌，卻如狂風吹倒敗芙蓉；綵女欹斜，好似驟雨沖歪嬌菡萏。眾臣悚懼，骨軟筋麻。戰戰兢兢，痴痴啞啞。把一座白虎殿，卻像斷梁橋；鬧喪臺，就如倒塌寺。

此時眾官人走得精光，那個敢近靈柩。多虧了正直的徐茂公、理烈的魏丞相、有膽量的秦瓊、忒猛撞的敬德，上前來扶著棺材，叫道：「陛下有甚麼放不下心處，說與我等，不要弄鬼，驚駭了眷族。」魏徵道：「不是弄鬼，此乃陛下還魂也。快取器械來。」打開棺蓋，果見太宗坐在裡面，還叫：「滄死我了！是誰救撈？」茂公等上前扶起道：「陛下甦醒，莫怕，臣等都在此護駕哩。」唐王方才開眼道：「朕適才好苦；躲過陰司惡鬼難，又遭水面喪身災。」眾臣道：「陛下寬心勿懼，有甚水災來？」唐王道：「朕騎著馬，正行至渭水河邊，見雙頭魚戲。被朱太尉欺心，將朕推下馬來，跌落河中，幾乎滄死。」魏徵道：「陛下鬼氣尚未解。」急著太醫院進安神定魄湯藥，又安排粥膳。連服一二次，方才反本還原，知得人事。一計唐王死去，已三晝夜，復回陽間為君。有詩為證：

萬古江山幾變更，歷來數代敗和成。

周秦漢晉多奇事，誰似唐王死復生？

當日天色已晚，眾臣請王歸寢，各各散訖。

次早，脫卻孝衣，換了綵服，一個個紅袍烏帽，一個個紫綬金章，在那朝門外等候宣召。

卻說太宗自服了安神定魄之劑，連進了數次粥湯，被眾臣扶入寢室，一夜穩睡，保養精神，直至天明方起，抖擻威儀，你看他怎生打扮：

戴一頂冲天冠，穿一領赭黃袍。繫一條藍田碧玉帶，踏一對創業無憂履。貌堂堂，賽過當朝；威烈烈，重興今日。好一個清平有道的大唐王，起死回生的李陛下。

唐王上金鑾寶殿，聚集兩班文武，山呼已畢，依品分班。只聽得傳旨道：「有事出班來奏，無事退朝。」那東廂閃過徐茂公、魏徵、王珪、杜如晦、房玄齡、袁天罡、李淳風、許敬宗等；西廂閃過殷開山、劉洪基、馬三寶、段志玄、程咬金、秦叔寶、胡敬德、薛仁貴等，一齊上前，在白玉階前俯伏啟奏道：「陛下前朝一夢，如何許久方覺？」太宗道：「日前接得魏徵書，朕覺神魂出殿，只見羽林軍請朕出獵。正行時，人馬無蹤，又見那先君父王與先兄弟爭嚷。正難解處，見一人烏帽皂袍，乃是判官崔珏，喝退先兄弟。朕將魏徵書傳遞與他。正看時，又見青衣者執幢幡，引朕入內，到森羅殿上，與□代閻王敘坐。他說那涇河龍誣告我許救轉殺之事，是朕將前言陳具一遍。他說已三曹對過案了，急命取生死文簿，檢看我的陽壽。時有崔判官傳上簿子，閻王看了，道寡

人有三□三年天祿，才過得一□三年，還該我二□年陽壽，即著朱太尉、崔判官送朕回來。朕與□王作別，允了送他瓜果謝恩。自出了森羅殿，見那陰司裡不忠不孝、非禮非義、作踐五穀、明欺暗騙、大斗小秤、姦盜詐偽、淫邪欺罔之徒，受那些磨燒春剝之苦，煎熬弔剝之刑，有千千萬萬，看之不足。又過著枉死城中，有無數的冤魂，盡都是六□四處煙塵的草寇、七□二處叛賊的魂靈，擋住了朕之來路。幸虧崔判官作保，借得河南相老兒的金銀一庫，買轉鬼魂，方得前行。崔判官教朕回陽世，千萬作一場水陸大會，超度那無主的孤魂，將此言叮嚀。分別出了那六道輪迴之下，有朱太尉請朕上馬，飛也相似，行到渭水河邊，我看見那水面上有雙頭魚戲。正歡喜處，他將我撮著腳，推下水中，朕方得還魂也。」眾臣聞此言，無不稱賀。遂此編行傳報天下，各府縣官員上表稱慶不題。

卻說太宗又傳旨赦天下罪人。又查獄中重犯。時有審官將刑部絞斬罪人，查有四百餘名呈上。太宗放赦回家，拜辭父母兄弟，託產與親戚子姪，明年今日赴曹，仍領應得之罪。眾犯謝恩而退。又出恤孤榜文。又查宮中老幼綵女共有三千人，出旨配軍。自此，內外俱善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大國唐王恩德洪，道過堯舜萬民豐。
死囚四百皆離獄，怨女三千放出宮。
天下多官稱上壽，朝中眾宰賀元龍。
善心一念天應佑，福蔭應傳□七宗。

太宗既放宮女，出死囚已畢，又出御製榜文，遍傳天下。榜曰：

乾坤浩大，日月照鑒分明；宇宙寬洪，天地不容姦黨。使心用術，果報只在今生；善布淺求，獲福休言後世。千般巧計，不如本分為人；萬種強徒，怎似隨緣節儉。心行慈善，何須努力看經；意欲損人，空讀如來一藏！

自此時，蓋天下無一人不行善者。一壁廂又出招賢榜，招人進瓜果到陰司裡去；一壁廂將寶藏庫金銀一庫，差尉遲恭、胡敬德上河南開封府，訪相良還債。

榜張數日，有一赴命進瓜果的賢者，本是均州人，姓劉名全，家有萬貫之資。只因妻李翠蓮在門首拔金釵齋僧，劉全罵了他幾句，說他不遵婦道，擅出閨門。李氏忍氣不過，自縊而死。撇下一雙兒女年幼，晝夜悲啼。劉全又不忍見，無奈，遂捨了性命，棄了家緣，撇了兒女，情願以死進瓜，將皇榜揭了，來見唐王。王傳旨意，教他去金亭館裡，頭頂一對南瓜，袖帶黃錢，口噙藥物。

那劉全果服毒而死，一點魂靈，頂著瓜果，早到鬼門關上。把門的鬼使喝道：「你是甚人，敢來此處？」劉全道：「我奉大唐太宗皇帝欽差，特進瓜果與□代閻王受用的。」那鬼使欣然接引。劉全逕至森羅寶殿，見了閻王，將瓜果進上道：「奉唐王旨意，遠進瓜果，以謝□王寬宥之恩。」閻王大喜道：「好一個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！」遂此收了瓜果。便問那進瓜的人姓名，那方人氏。劉全道：「小人是均州城民籍，姓劉名全。因妻李氏縊死，撇下兒女，無人看管，小人情願捨家棄子，捐軀報國，特與我王進貢瓜果，謝眾大王厚恩。」□王聞言，即命查勘劉全妻李氏。那鬼使速取來在森羅殿下，與劉全夫妻相會。訴罷前言，回謝□王恩宥。那閻王卻檢生死簿子看時，他夫妻們都有登仙之壽，急差鬼使送回。鬼使啟上道：「李翠蓮歸陰日久，屍首無存，魂將何附？」閻王道：「唐御妹李玉英今該促死，你可借他屍首，教他還魂去也。」那鬼使領命，即將劉全夫妻二人還魂，同出陰司而去。

畢竟不知夫妻二人如何還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